

内涝不得有伤亡 还需配套问责机制

12日,住建部下发通知,要求各城市要编制并报送城市排水(雨水)防涝综合规划。住建部印发的编制大纲还对城市排水防涝的规划目标作出硬性要求,即发生城市雨水管网设计标准以内的降雨时,地面不应有明显积水;发生城市内涝防治标准以内的降雨时,城市不能出现内涝灾害;发生超过城市内涝防治标准的降雨时,城市运转基本正常,不得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7月13日《新京报》)

每次有强降雨来临,各地总要爆出不小因排水防涝设施问题而引发的悲剧,一到夏季,因暴雨引发城市内涝甚至导致民众伤亡的悲剧,一次又一次在繁华的城市重演。7月8日上午,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陈雷主持召开国家防总防汛会商会,陈雷指出,入汛以来强降雨已造成武汉等40余座城市低洼地区受淹,城市内涝问题较为突出。

排水防涝,真的是政府的良心活!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做好

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工作的通知》,要求落实地方责任,加强排水防涝工作行政负责制,将其纳入政府工作绩效考核体系。而此番,住建部提出城市内涝“不得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当看作是加强城市排水防涝工作行政负责制的具体细化,必须要有严厉的责任追究机制来保证其践行。

排水防涝,是维系一个城市生存、发展的生命线,要实现城市内涝“不得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每个城市都任重道远。一些城市规划专家认为,随着现代城市的快速拓展,城市基础设施系统本身变得越来越大和复杂,传统的各部门各行其是的管理模式势必导致管理不严的问题,给社会带来种种隐患。目前迫切需要做的,是立足于城市基础设施运转的系统性和协调性,走出多部门管理又互相不协调的“多头管理”困境,建立全新的城市基础设施综合管理体制,强化对包括管井在内的城市基础设施的综合、统一和协调管理。而条分缕析地明确城市排水、交通、气象、消防、园

林绿化、市容、环卫、防洪等有关部门的职责,形成工作合力,是当前最为紧迫的工作。

改变“多头管理”其实是做好城市排水防涝工作最起码的要求,尤为重要的是,修建能够应对最严重灾情的排水防涝设施以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需要更多的公共财政的投入。所以,大力压缩三公消费等的浪费,把财政资金更多地用在排水防涝上,以尽快实现排水防涝设施建设目标,形成城市完善、牢固的排水防涝体系,是政府必须摆上议事日程的紧迫任务;而把每一项排水防涝设施都建成放心工程、牢固工程,更需要质量终身负责制的执行力度和惩戒机制。

把城市排水防涝工作作为改善民生、保障城市安全的紧迫任务,必须切实落实政府的主体责任。城市防涝不得有重大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不能仅仅是一句口号,需要有严密、有效的绩效考核规范和严厉的惩戒问责机制来保证其的“落地率”。

(吴杭民)



替女下跪

宝马车挡道,女车主不听劝阻拒绝挪车,甚至冲着保安就是一脚,被警察带上警车后仍拒绝道歉。日前,这一幕就发生在北京市海淀区塔院晴冬园内。最终女车主父亲急了,下跪道歉,事情这才算完。(7月10日《北京晨报》)

最近有调查说,过半民众认为开豪车的人素质低、人品差。虽然不排除社会仇富心理方面的因素,但开豪车的人之所以给人们留下不好印象,主要原因还在于太多的豪车车主制造了太多的负面新闻。就像这名“宝马女”,明明是自己有过错,不仅不承认,反而蛮横踢人,被带上警车还死撑到底,害得老父亲下跪道歉,尊严尽失。表面看,“宝马女”似乎保住了面子,但实际上她已丢尽了面子——老父亲为她向别人下跪,对她来说难道不是一个极大的耻辱吗?围观者发出“有这样的闺女,老人都跟着倒霉”的感叹,她听着不刺耳、不惭愧吗?

其实,很多豪车车主蛮不讲理知错不改,主要是他们和这名“宝马女”一样,被好面子的心理冲昏了头脑:我开豪车,有头有面,怎么能轻易向别人道歉呢?说到底,人们仇的是为富不仁。而正是一些富人的“不仁不义”,给这一群体抹了黑,这就不能怪老百姓看不惯了。文/小正 图/春鸣

习惯性傲慢

武汉李先生日前拿着妻子的低保存折到银行取款。他不知折里有多少钱,只说将钱都取出来。回到家才发现,原本存折里是280元,银行却给了2800元。李先生当天即拿着存折、小票和现金再次来到银行,找到当事柜员,准备退还多取的款。不料,对方不仅爱理不理,还对他耍态度,拍桌子大吼,问他到底想干什么。后经解释,最终退还了钱,但此事却让李先生很郁闷。(据《武汉晚报》) 尽管银行的规矩是“现钞当面点清,离柜一概不认”,但善良如李先生者还是不忍昧下银行的钱。谁知好心给银行还钱,竟遭到对方误解甚至失礼对待,这才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或许,长期的傲慢规则熏陶,培育出习惯性的傲慢做派,接人待物皆是俯视群僚的目光以及提防、猜忌的心理,生怕别人“没事找麻烦”,所以,棒打上门客,冷脸对“恩人”,也就不奇怪了。文/言者 图/春鸣

破镜屡圆



大家只听说过“闪离”,这段时间又多了“闪复”。宁波一对40多岁的夫妻三四年时间已经结了4次婚,离了3次婚。记者猜测,他们可能是因为做生意或某种利益的需要,把结婚离婚变成了规避某些政策的工具。(中国青年网)

对结婚这件事,有人高度慎重,本着“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原则,在找到理想伴侣之前,迁延多日而不忍一结;又有的人虽有强烈的结婚欲望,却因无房无车,

屡遭丈母娘抛弃,年华渐长也无法一结;新闻中的夫妇,却在数年之内结了离,离了结,不断上演破镜重圆的千古佳话。马太福音里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说的就是这个哇!

这种基于现实利益考虑的“政策性离婚”,其实是一种假离婚,听上去挺好玩的,但一般人别轻易玩,就怕有人玩着玩着弄假成真了,就一点也不好玩了。

文/小强 图/春鸣

“铺叔”是否清白 真相或在“铺”外

东莞市中堂镇国税分局局长罗绍强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东莞祥鸿国际农批城董事长王建荣,会下了鱼死网破的决心对他进行曝光。王建荣提供了大量原始素材、视频录音证据,举报罗绍强一直是东莞祥鸿农批城的“隐形股东”,其名下拥有139个商铺,市值3000余万元。(7月13日《西安晚报》)

继“房叔房爷”等之后,又来了“铺叔”,让人不信都不行——房产与腐败、反腐败之间,已经成为最紧密的关系之一。当然,不能因为官员有了“铺叔”之称,就一口咬定人家有腐败问题,目前还只能说是疑点,有待调查。“铺叔”自己也不承认这些商铺是他的,而是他大舅子的;虽然说话底气略有不足,但若房产证上的名字确是大舅子,而大舅子也承认是自己的,那就只能怀疑而不能认定。

然而我认为,国税分局局长罗绍强清

白不清白、有没有问题,不能只看这139个商铺,真相或许在铺外,铺外的相关事情查清楚了,才能消除疑点,还官员清白。罗绍强称,大舅子和妻子以前一起做五金、建材生意多年。但记者追问公司的名字时,他却表示是个体户,没有注册,而7000万元中的绝大部分“钱是找银行借的”。这个说法中疑点不少:既做生意,即便是个体户也是要注册的,这是常识。至少要挂靠到别的公司或业户那里,否则发票怎么开?税款是怎么交的?不妨查查,国税局长的老婆做生意,交没交税、有无逃税?不管怎么说,建材、五金不是小生意,就算没注册,也不可能无账可查——不开发票是无法运作的。

特别是“银行借款”之说,疑点最大:连个体户都不是,哪个银行敢贷这么多资金给他们?这个问题如果查清楚了,银行确实是对个人的贷款,“铺叔局长”他大舅子、他妻子真的没有什么公司,却真的做了多年

的建材生意,那么我们可以相信“铺叔”的铺确是大舅子的,就算其中有他妻子的也合理,一起做生意赚钱嘛,那么问题顶多是官员家属违规经商。但没有注册的个体户运作7000万元建材生意,只能以奇迹来解释,而这种“奇迹”发生在国税局长妻子和大舅子身上,本身就不好解释。

自己的财产,产权证明未必是自己名字,这点技术太简单,但我们的监管思维却不该把问题想得那么简单,调查上更不能只看表皮。“表哥局长”的问题是表外查到的,“房爷官员”的192套房产及其他问题,也是通过大量外围调查后认定的。而到了“铺叔”这里,有问题、无问题,其真相可能都在“铺外”。不能放过一个腐败分子,也不能冤枉一个清白官员,更不能任由疑点给人家搞得糊里糊涂,那么当地纪委还是认真查一查“铺外”的那些问题为好,对本人和公众都应交代。(马涤明)



秘密“选举”

新闻:因为选举委员会没有公开唱票、计票,云南建水县南庄镇羊街村委会水塘寨村村民不认当选的村民小组长。近日,羊街村委会选举委员会成员、村委会主任杨太武承认没有公开唱票、计票,原因是害怕村民闹事、抢票箱。(7月12日《云南信息报》)

投票之后,两个人躲在一个小房间里秘密计票,这哪里还是公开选举,难怪落选的竞争者不服,村民对当选者也不认可,用政治术语说,就是没有合法性嘛。

但县里相关部门和镇上都认为选举合法有效,因为据他们调查“计票结果是公正的”,还是要相信组织,这诡异如何叫老百姓不变成“老不信”。

正儿八经地公开、公正选举村组当家人,村民怎么会“闹事”,相反,以假选举、假民主糊弄居民们,人们才会愤愤不平。文/李建华 图/李宏宇